

玩石美，却如虎



芝罘挽歌

安家正

石头，在烟台人的眼里是美的。南山的魁星楼(如今还有个隧道即以魁星楼命名)顶上有“开花石”，北海的烟台山下有风帆石，还有一块巨石似船，被称为“造化奇观”，屹立了不知有多少万年，在本世纪初才翻进了大海。

能把石头凿成石材或者石雕的人被称为“石匠”。石匠很有本事，能把坚硬的石头变得像面团似的，要长就长，要短就短，要圆有圆，要方有方。巧匠可以把石料制成各种石器、石具、石物，甚至把石头雕刻成石虎、石狮。还有能镌刻碑文的，不仅能把书法家

的字刻得笔画不错，还能形神兼备，传递出书法的神韵。莱州云峰山上大量的郑道昭“墨宝”，都是石匠的杰作。还有的能把太湖石垒成伪山，咫尺之间，沟壑万千，苏州的园林，可说是其中的佼佼者。留园的建造师倪赞是艺术家，也是石匠，不过是“超高级”的石匠。

莱州盛产一种滑石，滑石质地柔润细腻，色泽翠绿如冻、晶莹似玉，人称莱州玉。用它做原料制成的各种玉雕工品，通称“滑石猴”，包括各种形态的人物、动物、花卉和器皿，或巨或细，无不形神兼备，晶莹剔透，博得世人的钟爱。远销海内外，成为莱州最有影响的特色产业，乡镇的石材厂里都拥有“大师级”的石匠。

胶东多山，石匠遍地。这个行当在山里人看来，并不乏危险，因为“玩石如玩虎”!山里的石匠鲜有不受伤的，他们的手上、臂上，都是伤痕累累的，因为刚刚破碎的石头，那裂痕真

的是锋利如刀，碰上去就会留血;还有石头很沉，俗话说:“尺对尺，一百一。”就是说，一尺见方的石头超过一百斤重，搬运起来一不小心就会被砸伤。山里人怕石头，就用“虎”来描述它，称“石虎，石虎”!

然而，石头是重要的建筑材料，几乎每座山上都有采石场，俗称“石头窝子”。

山里人采石是很有讲究的。铲去草皮浮土，露出了山岩，握住钢钎，铁锤叮当，打出洞穴装上炸药，一声“放炮了”的呐喊，众人都躲藏了起来。“轰”的一声巨响，山崩地裂，在外行人看来，那岩体不过是裂了几道纹而已。可是在石匠看来，那“纹理”才大有学问哩!他们会找到“加楔”的准确位置，在几个地方加上楔子(一块很小的钢片)，然后几个人一齐打楔子，山岩就会一块一块地裂下来，成为待加工的石条，称“毛石”。这里全凭经验，有经验的石匠对付石岩，简直如切豆腐，无经验的石匠，楔子放得不



是地方，打下去，那铁楔依然如故，顶多冒一点火星，而岩体却纹丝不动。“纹丝”，是采石的关键。

石条或者石块不断地被拉走，采石场就渐渐地被遗弃了，成了真正的“石头窝子”，存了水，成为女人洗衣服的地方，当然也是孩子们嬉戏的池塘，那里就多了欢乐。

丧葬礼俗剪纸

顾朋泉

在还没有实行火葬之前，去世之后胶东地区多采用古老的土葬习俗，土葬最主要的葬具就是棺材，棺材上要用大量的剪纸作为装饰，俗称“寿材花”。棺材的头上要剪贴一个圆形的寿字，周围绕有五只蝙蝠，俗曰“五福捧寿”;棺材两侧材帮要贴有“八仙庆寿”的剪纸;棺材尾要贴上莲花，谓之“脚踏莲花上西天”。在蓬莱长岛县及周围海岛一带，“寿材花”的剪纸则更为讲究，多用金银箔剪成。棺材头要贴有仿“大门”剪成的图案，门的左右两边剪有名为“顺心”的童男和“顺意”的童女各一个，称为“金童玉女”，以供逝者支使，两扇门之间要留有缝隙，在其间要写上逝者的名字。如逝者为男性，两侧的材帮，则要用“双龙戏珠”;若为女性则用“凤凰戏牡丹”来装饰，棺材盖上饰有“五福捧寿”的剪纸图样。

在整个丧葬过程会伴有大量的纸扎，俗称“纸活”，制作工艺相当繁琐，要将剪纸、彩绘、扎制、粘糊等多种技艺相结合，这类的剪纸多采用各色的彩纸和金银箔纸制作，常见的有童男童女(金童玉女)、纸马(男用)、纸牛(女用)、金山、银山、箱子、门楼、花轿、花圈等等，如今还增添了电视、冰箱、洗衣机等现代生活常用物件的纸扎，随着下葬之后，这些纸扎都要在坟地烧掉，纸扎不能称之为剪纸，但纸扎上运用了大量的剪纸作为装饰，从这个角度来说，纸扎是民间剪纸艺术的一个有力的载体。

在丧葬剪纸中最为常见的就是纸钱，多用草纸剪成圆形方孔如铜钱状。老人离世要在家中搭设灵床，在烟台部分地区家人会折一柳枝，在上边挂满用白纸剪成的纸钱，称为“摇钱树”，摆在灵前，到下葬时一起插到坟堆上，灵床前面要摆放供桌，桌旁要放一个烧纸的火盆，通常称为“聚宝盆”，家人要不断烧香添纸钱，民间素有“即送到阴间死者要花的钱”。但凡移动灵柩，出殡家属就会在前面路上撒纸钱，称为“买路钱”，以此来取悦鬼神，使死者能够升天。

寿衣中包括衣裤、鞋帽、被褥、枕头等，要绣上或是粘贴剪纸，在蓬莱一带，死者所枕枕头为红布缝制，内装谷皮，枕头的前脸要绣上一只大公鸡并配有鸡冠花，寓为“官上加官”，中间绣有供桌、烛台和香炉，两边枕顶饰有莲花，枕面为日月和北斗七星，多数情况是用纸将所要描绘的对象剪出(俗称“剪纸花样”)贴于绣面上，然后绣出，如时间来不及就直接剪出来贴上或是直接画上，这种送老的枕头被称为“元宝枕”或“鸡鸣枕”，公鸡被称为“引魂鸡”，有歌曰:“亡人头上一只鸡，光会打鸣不会飞，亡人若是迷了路，鸡叫一声自不迷。”人们认为死者枕此枕能够辟邪，寓意“大吉大利”。女性的寿鞋上也要绣花或贴上剪纸，鞋底一般有莲花、灯笼、天梯和蝴蝶，谣曰:“脚踏莲花上西天，上不去蝴蝶扇”。鞋帮上要饰有小狗小鹅，又谣曰:“小狗小鹅，牵着奶奶过河”。

丧葬题材剪纸体现的是对生命的尊重，对临终者的关怀，亲情的表达和故人的悼念，它所蕴隐的文化内涵十分深厚。

放山忆往昔

张功基

“放山”是蓬莱乡间30多年前的一个特定称谓，专指夏秋时节生产队允许社员到庄稼地里复收，起止时间由大队(村子)统一规定，即“开禁”之意。而今一想起放山，那些尘封的往事便会跃上心头。

生产队时期，地里的庄稼都是集体的，私人绝不能染指，当时粮食即便烂在地里和场院上，也不让社员随随便便吃一口或往家拿一点儿，如果触犯了规矩，就会惹来一身麻烦——仅仅被人指责为“三只手”或“手脚不干净”并不可怕，只要能填饱肚子，别人爱怎么说怎么说，大可不必理睬。然而最可怕的是，当时是阶级斗争年代，在社员大会上“上纲上

线”地批斗人，或给人扣一顶“坏分子”的帽子，都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。如果背上了这样的黑锅，毁了自己名誉不说，还要殃及到家人，甚至连子女的婚事都要受到影响。

其实，农家生性质朴老实，做事遵规守矩，绝大多数人压根儿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。当然，有人干活饥饿难忍时偷食点儿庄稼，或偶尔往口袋里塞点儿什么捎给家里的老人和孩子解解馋，只要不被队干部发现，旁人也就假装没看见。常记得，那时拔花生或往场院搬运花生时，趁人不备偷吃几个花生，都得赶紧将花生皮埋进土里，或随手扔到不会被人发现的地方——这种事情说到底，还不都是被穷日子逼的吗?

现在回想起来，那时生产

队无非就是有些五谷杂粮罢了，这些今天看起来非常普通的东西，在当时却是十分珍贵的，因为那时的日子太艰难，谁都盼着家里能多有一点儿粮食，而有了粮食就不至于挨饿。那时候在田边地头或路上看见几个麦穗、豆荚、玉米粒什么的，就连没上学的孩子都知道赶紧捡回家，所以放山便成了当时农家的一个盼头。

然而，放山后的庄稼地里“漏网”的果实并不多，就拿麦子、地瓜和花生来说，生产队收获以后，小学生还要复收一遍，这样折腾下来，地里还能有什么?即便如此，那一片片光秃秃的庄稼地，仍对农家充满了诱惑。夏季放山，炎炎烈日下有人在已种上玉米的地里捡麦穗，其实这时的麦粒多

已发霉，但人不能吃，还可以喂鸡喂鸭呢!秋天放山是在霜降时节，野地里到处都是人，男男女女不是拦(乡间俗称复收为“拦”)花生就是拦地瓜，人人恨不能把所有的地块都翻遍，而腰酸背痛干一天，并拦不出多少东西，然而只要能拦出一星半点儿，便都很满足——花生可以打油，还可以炒着吃，家里老少因此就多了一份油水儿滋润;破烂地瓜既可以煮熟人吃，亦能喂猪，还可以晒地瓜干儿作家禽饲料，或过年过节换酒喝。

“放山”，终于随着生产队的解体，成了一个被历史遗弃的词汇，农家百姓也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，逐步过上了衣食无忧的好日子，这一变化怎能不令人感慨万千!

怀念福山苹果

刘宗仁

我读书的时候有一道地理题是这样的:福山苹果、莱阳梨，肥城桃，章丘葱，德州扒鸡，苍山的蒜，乐陵的小枣甜丝儿。别的几个地方现状我不太了解，反正福山苹果几乎绝迹，很难再看到了。想当年在福山，随便一个山峦子里，清一色的苹果树密密匝匝。我举一个例子，从一个侧面来了解一下当时福山苹果之盛:当时的果农大多没有什么文化，既然如此，家中能发现本书就算是意外收获。可是不少果农家里都有这么本好书《烟台苹果栽培》，那是他们除了《毛选》之外唯一的藏书了。

我依稀记得那本书挺厚的，有当时难得一见的彩图，大概得两三块钱吧。要知道那年头猪肉才七八毛钱一斤，一本书能买三斤肉，以当时农民的思想绝对接受不了，可他们竟自掏腰包欣然购之，可见回报丰厚，这笔钱没白花。苹果是当时福山农民重要的经济来源，老一辈果农像侍理自己的孩子一样起早贪黑，吃住全在果园

里，除草、打坝、灌溉、修剪、打药、施肥、采摘，年复一年周而复始。几辈人的辛勤汗水打造出了福山苹果这块金字招牌，35岁以下的人读了这段文字会鄙夷不信“哪有这回事”，可这是不争的事实。

想当年栖霞人诚惶诚恐像个小学生一样来福山取经，福山人端足了架子不愿意教呢!到了1994年，外地苹果起来了，福山苹果独霸的格局结束了。一夕之间满山满坡的苹果被砍掉了，几辈人的苦心经营毁于一旦。那年的行市一二毛钱，严重伤害了果农的积极性，于是他们开始了“丧心病狂”的行动，苹果不行了，咱种樱桃，樱桃不行，大不了咱出去打工，老天爷还能饿死不长眼的麻雀，我就不信这个邪!这就是当时果农的心声，笔者亲耳听到。这一幕真实场景像噩梦一样二十年来，一直萦绕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。

作为一个福山人，亲眼目睹了福山苹果的辉煌，一夕之间的败落。粗壮挺拔的大树一宿觉的工夫没了，言之痛心，二十年来我一直在找福山苹

果失败的原因，有两条我认为比较接近于标准答案:一是果农的跟风，当时的苹果形势如同牌局，牌风不顺了，你要隐忍，哪能还未终局就缴械了，在我看来，伐树是最不明智之举。“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”，相较于栖霞、海莱等地的苹果，老牌福山苹果输在色泽上，卖相不好。若论口感，实胜后起之秀多矣。如果你是个嘴刁的吃货，一尝就高下立判，我至今仍倔强地认为福山的金帅、青香蕉、大小国光都比红富士好吃。可惜那时候没有《舌尖上的中国》这个栏目，无法佐证我的结论。青山没有了，你拿什么翻本?三十年前的福山和栖霞，一个是土豪，一个是草根，土豪有环境优势，土壤优势，技术优势，经验优势，家底殷实，但是进取心不足，危机意识没有;草根呢，一无所有，套用王朔的话“我是草根我怕谁”，所有的劣势转为巨大的脱贫致富的信念，不奋斗就要饿肚子。悠悠万事，唯此为大，念兹在兹，沉舟破釜。于是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了，励志的草根战胜了保守的土豪。栖霞苹果如旭日



东升，福山苹果如夕阳西下，市场主顾全部拱手相让。福山苹果这块金字招牌锈蚀殆尽，噫，可怜的福山果农是抱残守缺误了你们，是退而求其次误了你们，是保守求稳误了你们。第二个原因我认为是县乡村的地方领导难辞其咎，最起码他们没有品牌意识，没有很好地加以引导，没有保住福山苹果这块金字招牌。

当年伐苹果种的樱桃也日渐式微，但愿后人复哀后人的局面别再出现，往事只能回味，徒留遗憾在心中。